

田
濤
著

沃土

7.5
6

沃 土

田 涛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南宫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1/32 8 1/4印张 205,000字 印数：1-19,200 1983年7月第1版
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57 定价：0.85 元

初夏，在北方的天气是古怪多变的，晴朗得似蓝玉一般的碧空中，会游飘着棉花朵形的白云；当它们一下子铺展过来，那铜钱大小的雨点便噼噼啦啦落一阵，象大自然的一片歌音，随着路旁古柳枝条的叹息，风与云都过去了。田野里被犁翻成沟渠的肥土，就又被太阳晒得灰黄闪光，裂着那不成形的呆板的面孔了。如今正是插红薯秧子的时节。红薯，在北方贫寒的农家们，是过冬的大宗粮品。所以，每当这麦季快要到来的时候，各家的人们忙碌的工作，便是伏在那被太阳蒸晒得燥热的土地上，浇水、插红薯秧子，还要把插过秧子的泥水坑用手掌扶平。这是一种很麻烦的劳动。

全云庆的一家姑娘老小，也都拼活拼死地匍匐在热烫的土地里，受着暴日的蒸烤，浇水插红薯秧。长长的领水沟，由另外一块田地里奔流过来，翻着昏橙橙的微浪，俨似一带小溪，在太阳下闪光。引水沟转了几个弯子，流到顶头，便受着那两个瓜瓢的侵袭了。掌瓢子的是春絮和成湘两个女孩儿。她俩每个人占领了水沟子的一边，一面从水沟子里挖着水往土埂上的坑子浇着，一面在谈话。成湘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，生得一头乌发，结一根长穗大大辫子。一对黑亮水溜的大眼睛，脸皮子又白又嫩。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偏巧从小丧了娘，父亲又是个不成材的赌徒，把他们一份家产赌光了。可怜的成湘便只好跟了伯父一家过日子。

“你爹若是好生儿过，你们的日子比我们还容易长进得多。你家里只有你爹、你哥哥，你们三口人，吃食穿衣，比着我们省

下多了。”春絮说。

“我爹要是那么成器，我又怎么会累着你们呢？”成湘说着，眼睛里有些酸溜溜的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伯伯是会过日子的人，会省会细。你们人口多，还是年年添地呢。唉！……”

成湘说到这里，两颗泪珠忍不住扑簌簌滴下土去了。她把拖下肩头的辫子撩上背去，又是一下一下地用瓢子从泥水沟里挖水，往土埂上的坑儿里浇。但是她的心早已飞到她死去的母亲那里去了。她想，假如她的母亲还活着，父亲赌钱的坏习惯也许好些，至少不会弄到目前的窘状，弄到她的哥哥去舅父家帮工，她到伯父家寄养，她那不成器的父亲呢？也只好出去给人家扛长活了。她越想，心里越难受，鼻子和眼睛更觉得发酸，眼泪滴下土去越多。

春絮忽然发现她掉眼泪、抽鼻涕，心里也很替她难过，觉得自己谈话失慎，刚才的话实在不应该说，她偷偷望了成湘一眼，说：

“其实，你住在我们家里，还不是跟住在你家里一样？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，可是我们从小儿在一起长大，还是和亲的一样。你还是不要难过，就把我们的家当你的家吧。我的娘待你很好，把你也当亲女儿看呢。就说做衣服吧，给我做一件花条子褂儿，不是也给你做了一件吗？”

“大婶娘待我好，我都知道，这只有等我长大了才能报她的恩。”成湘说着，竟抽噎起来：“这都怪我命不济，没有生在一个好爹爹家里，没有生在一个有娘的家里。……”

两个人谈到这里，只听那眼快手快的二姐冬霞，手捏着秧子，嗤嗤地往坑泥里很敏捷地插着。一会，已经把成湘背后那些水泥坑子都插完了，催促道：

“又哭什么呀？水沟里的水都满了，不快点浇，水沟要涨崩的呀。”

冬霞说着，已燕子般轻灵地从水沟这边跳过那边去，嗤嗤地插着春絮背后的一些水泥坑儿了。她一只手握着一大把紫红叶的红薯秧子，一只手从那把秧子里一根一根抽着，往泥水坑子里压下去。只把她的手弄得都是泥泞，有时候便往水沟里涮一下子，便又飞快地往泥坑里压秧了。

成湘用袖子拭了眼泪，这时候才发现身边水沟里的水涨得满满的几乎平梁了，禁不住哎哟了一声，说：

“春絮姐，了不得了，快点改畦嘴。”

春絮身体强健，象个男汉一般跳过去，从地下拾起小铁铲儿，把畦嘴填塞住，使水流进另一条领沟。那水一遇到出路，直似决堤的黄河水，顺着干沟一直向前奔流。那被太阳蒸晒得发热的干土，一遇到水，便象饥渴的动物般发出窸窣的饮水声音，吹起细泡，叫着。春絮改妥畦嘴，喘了一口气，拾起瓢子来，说：

“成湘，快点把你那边的坑儿浇完。若是等那屈死鬼一赶上来，又要给我们瞪眼睛呢。……”

“嗯，我快点浇。……”成湘说着，回头看了一下背后用两掌扶泥的姹仙大姐，便弯下腰去，又用瓢子从水沟里舀着。

她们所说的屈死鬼，便是指的姹仙。在这姊妹群中，姹仙算是顶大的，大家都唤她大姐。冬霞那飞快插秧子的手，可以赶得上两个浇水的，也可以供得上两个扶土埂的。那填坑扶埂的两个人，除了她们称做屈死鬼的大姐姹仙外，还有一个头盖秃了半块顶的老妇人，这老妇人便是姹仙、冬霞、春絮的母亲，成湘称她为大婶娘的了。她虽说上了年岁，皮肤消瘦得露了骨头，只因从幼年便在田地里劳动，身体还强健。她同她的大女儿姹仙，每个人占据了三四条压了红薯秧的有泥水坑的土埂子，双膝跪在土沟里，伸出两张泥掌扑打着泥坑，把泥坑用土填平，双膝慢慢往前移动。这件工作比浇水与压秧子繁难得多，这两个人被前面的三个人丢得足有七八丈远。姹仙的头发虽然比其他几位

妹妹都丰满，但却赶不上她们那样黑，这也许是因她太偏劳了，工作忙得没有时间洗头发，没有时间把头发里的灰尘用篦子梳刷下来，头发是蓬松的，衣服也比其他几个妹妹破旧。由于这工作劳累，使她变得心焦、好生气。每遇到一件与她心意不合的事，她就皱起眉头，没见她快活过。她的双膝已经疼得麻木失去了知觉。她停止扶泥坑，歇息一下，望见身旁不停歇地扑打土埂的年老的母亲，自己便有些不忍心歇息，就又鼓起体力，双膝垫着地，依旧做起那种扑打土埂的呆板的工作了。一会，姹仙又停下，抬起头来，望见前面春絮和成湘干活慢腾，逍遥自在，她妒忌，眉头又皱起来，叹了一口气，独自生着气。

老妇人听得她叹气，知道她疲劳，她生性又孤僻，却不知她又为什么愁叹。老妇人用袖子拭了一下黑枯额盖上的汗珠，抬起头来望望姹仙，说：

“你累得慌吧？你歇歇去吧，这几埂子留给我扶。”

姹仙皱着眉头，又叹了一口气，望着前面两个持瓢子浇水的妹妹，说：

“娘，你看她们两个，哪象那浇水的呀？简直是闹着玩的。浇一会还停一停，站直起身子打眼瞟。这两个小老婆子，懒得出奇，真都该挨脖子掴。娘，你也说说她们。”

老娘是个慈善心肠，对自己的孩儿们，无偏无斜，都一样看待的。但为了减消一些姹仙的气，也便震响着喉嗓，长叫一声：

“春絮儿，你跟成湘别老是谈话啦，好好儿地浇水呀。”

这种话自然排解不了姹仙心中的气闷，她瞪着两眼，站直起身子，怒视着前面两个妹妹，突然发现长长的领沟旁边有一汪子水闪动着，被阳光照得发亮。姹仙便趁机大声叫骂道：

“你们小老婆精儿，光顾玩，看前面的领沟崩了水呀，还不快去挡！那水都是爹爹的血汗浇上来的呀。……”

春絮听见姹仙破口大骂，抬起头看了看，果然发现领沟崩了水，一片白汪汪的水光在她前面闪荡。她大声唤叫她的弟弟：

“狗尾巴子，狗尾巴子，……”

“你还叫狗尾巴子干什么？你还不快去挡？等会儿沟里的水都流干了，那光巴不是你的汗血浇的水！你们都是过客呀，爹爹看见了可不扇死你们！”

“看领沟的是狗尾巴子呀，是小盛地呀。领沟走了水，怎么累到我们？你光会欺侮我们，我们弯着腰挖水，谁又长了天背眼，望见领沟走了水？”

春絮的性子不是驯良的，听到姹仙的骂声，她忍不住跳起双脚反驳着。她穿着一双绿鞋，鞋子都被泥水浸染得变成黄褐颜色。她气得把水瓢子抛到一旁去，突然地坐下去，嘴唇抖着，滴下眼泪来。

成湘胆子小，她不是姹仙的嫡亲妹妹，又因是依人篱下过日子，处处便得受辱忍屈，听见姹仙的喊骂声，早已飞跑上去，也不顾她脚上的鞋袜，径跳进泥水里伸出两手挖泥，堵塞领沟的崩口。那象燕子一般轻快的二姐冬霞，一向是沉默寡言，动作敏捷，看见决口的那一片水不小，心里也有些慌，早把一把红薯秧子丢在一旁，情急地跳过去，两条腿脚象旋风儿一般轻地踏进水里，也帮助成湘塞堵领沟的决口了。

这里的一场吵闹还没平息，姹仙看见妹妹不受她的斥责，便沉默下去。老妇人却有些火了，她从地下站起来，骂着坐在地下怠工的春絮：“姐姐的话说得正经，还值得撒泼打滚地哭？即便话说错了，也不应该闹这种样子呀！”老妇人的嘴罗嗦起来，便没完没了，最后她振起嗓喉，又唤着她的儿子狗尾巴子盛地了。

“盛地，盛地，你个狗尾巴子上哪儿去了？”

盛地是他们一家的宝贝根子。他们一家人都把这个儿子宠爱得似掌上明珠，深恐他得病夭逝，所以有意把他放低贱，就又给他起了一个狗尾巴子小名儿。因为全家人对他一切都迁让，父母吩咐

他干的事，他一向不放在心上。在附近刚熟的麦田里，被太阳蒸晒得热烘烘的，正是蝗虫肆意拍翅飞舞时。他听得那蚂蚱们的翅膀发出辟喳喳的响声，怎还能耐住那颗小野心待在领沟旁边注意决堤的事呢？娘的声音唤他，他便又很快地从麦丛中跑出，绕过一片灌木丛赶过来。老妇人一看见儿子跑回，精光的小身体上汗水淋漓，她就又觉得这孩儿怪可怜的，叫着盛地到她跟前去，小声说：

“盛地，你到哪里去啦？这么大热的天，别乱跑啊。若是被迷魂鬼子迷去了呢？还是好好照顾领沟呀。你看领沟里走了多大一片水呀！若是你爹看见，要打你的。可不能再乱跑啦，听到我的话么？”

娇养惯了的盛地，一听到母亲这话，侧起头歪着他后脑上一根小辫子，撅起小嘴唇，露出不高兴的表情。

姪仙是随顺母亲心意的孝女，她知道母亲溺爱盛地，一向对盛地是不直接责骂的，所以姪仙对盛地的态度自然就较比那几个妹妹柔和了。她的态度如果一温和下来，再说上几句贴心话，是很容易叫一个人顺帖的，也很容易被她鼓励起加倍的勇气来。盛地便是最服帖她的一个人，所以她劝慰盛地时，似乎比她的母亲还有效些。盛地很听大姐姪仙的话。

“盛弟弟，你看娘和爹多劳苦！”姪仙和声悦气地说：“爹娘劳苦，都是为了你呐。将来多置购一些房子地产，我们姐妹们是一点也带不走的。你还不好好听娘的话么？可别跟着你春絮姐她们学。娘喜欢你，爹也爱惜你，因为你是爹娘一条根，爹娘就指望你学好呐，好好儿听娘的话吧！快去照顾领沟去吧，可别去捉蚂蚱啦，好弟弟。……”

姪仙说着，伸手替盛地抹了一下鼻涕。盛地听了姪仙的话，便跳起一双小腿，很快地跑到领沟远处，用一双小眼睛巡视领沟往前走着，向浇水的爹爹那里去了。

全云庆因贫困，无钱在自己的田地里开凿水井。每当田旱地干时，便只好借人家的水井浇水。那引水的领沟往往弯曲着拉长

一里路远，从人家田里流过来。这一条引水的领沟，也不知花费了他多少血汗，把它灌饱，水才往前流。这点冤屈，全云庆是没有抱怨的。他只抱怨自己没有钱，田地少，收获少，没有余粮给他变卖出一些钱来挖水井，便只好这样吃点苦了。任凭太阳怎样毒烈，他都能忍耐；至于风吹雨打，他的身体更是感到平常了。他从出世以来，便生活在大自然的胸怀中。由于他从幼年养成勤劳的习惯，每日呼吸着旷野里的新鲜空气，因此他的身体很强健。井台边，有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柳树，井台儿附近一片十几方丈的荫凉，如大自然中一把凉伞。井口上放着一架辘轳，全云庆赤裸着紫黑的上身，粗糙的皮肤冒出汗，那一条条的肌肉时常在他皮肤下跳动。他旋动着辘轳把，一罐一罐从井里汲着水。这种单调的劳动，他虽然不感到有什么趣味，也并不以为苦。他只感到当他用出全身的气力拧辘轳把时，他一肚子的粗糠糙饭，便起着特殊的热度，给他全身添加了不少气力，将身体的疲劳都压下去了，这是他劳动中舒畅的事。每当这时，他拧辘轳把加倍地快。水槽里的水涨满了，水槽的水口形成一条小瀑布，那小瀑布的声音也常常是增加他工作趣味的音乐。因此，也可常听到他在井台上拧着辘轳唱起“河北梆子”来。

微风吹过旷野，大柳树发出嗦嗦叹息声。狗尾巴子顺着领沟走向井台来。全云庆望着儿子，笑道：

“盛地，秧子压了多少？还剩多少？”

盛地对他爹爹做了个鬼脸说：“还多哩！”

全云庆把浇上来的一罐水倒进水槽，抬头望望太阳，用手往自己的头上、背上撩几下子水，又把柳罐抛下井去。只听辘轳头哗哗啦啦一阵响，柳罐打得井里的水咚一声，发出铜音。他就又一面拧转着辘轳把，一面唱一阵“河北梆子”。然后他又对儿子说：

“盛儿呀，叫你大姐姐来换我的班儿。”

盛地头上拖着那根小辫，飞一般朝回跑去了。

“大姐姐，大姐姐，爹爹叫你换班去咧。”盛地精光着小身子，一面叫，一面朝他姐姐们那里飞跑。

那老妇人听得盛地喊，才似乎想起来一件事似的，眨着两眼，对姹仙说：

“可真是，你爹爹浇了多半天了，我们都忘了去换他。”

姹仙虽然腰背痛，仍是忍耐着从地下站起来，一面洗着手，一面说：

“我去换爹爹。娘，你还是歇歇。你月子里受了风，得了腰疼病，不能过劳的。”

姹仙说着，一面站起来用衣襟子拭手，一面皱着眉头向井台子柳树荫凉下走超路去了。老妇人眼睛里含着泪花，望着她走去的背影，对姹仙怀着怜悯的表情。她想着这一群孩子里，再没有姹仙懂事的了。无论浇水拧轱辘把子，在田里锄草，看畦水改泥嘴子，都是争先儿抢着帮助爹娘去干。虽然抵挡不过一个男汉子，可也够泼辣的了。春絮虽然生得结实，但计分较量，没有姹仙这么随人心意。冬霞做事，麻利快当，身子骨儿差了些，不能持久，又加上那生就拿绣花针的一双细手儿，端不动铲柄锄头，田里下气力的重活她是干不了的。狗尾巴子年岁还小，更顶不上事。她这一家子人，算起来虽然有六七口，但都是不能顶大事的人。她一想起这事来就唉声叹息，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了。

老妇人正在发愁，忽听得面前冬霞叫道：

“娘，小箍儿来了。”

小箍儿是全云庆的外甥女，这个命运不济的外甥女，生下不到五岁，便丧折了母亲。继母刚刚娶过门去，不幸又丧折了父亲。这个可怜的孤女无依无靠，又常遭继母的毒打、虐待，便只好投奔到外祖父家里来住了。

老妇人一抬头，望见外甥女箍儿，外甥女箍儿眯嘻着一双眼睛，露出一口虫蚀牙，摇摆着一双大脚手，迎面走来。冬霞把红

薯秧子一丢，飞快地跑上去，笑圆了薄薄的小嘴唇，边跑边叫着：

“小箍儿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”

“刚下车呀。”小箍儿也笑着，偏着头说：“冬霞姐，大舅娘，你们都好呀？”

大舅娘看见了外甥女，也把刚才的一片忧愁忘到脑后去了，站起身子迎接上来，笑着说：

“小箍儿，谁赶车送你来的呀？哎呀，我那闺女，我昨夜里做梦还梦见你挨你后娘的打哩，可叫我想死你啦。你后娘还打不打你？……”

小箍儿一听舅母提起了她的继母，两个眼圈儿禁不住红了，眼泪盈眶。

“那还有不打的？打还不叫我嚷啦！夜里她把被子蒙住我的头，用手拧我的肉皮，说我偷吃了她的梨儿。谁敢偷吃她的梨儿呀？连我哥哥都不敢偷吃她的呀！她都一筐一筐往她娘家送去。你们瞧，这是她拧得我。……”

小箍儿说着，眼泪早已扑簌簌地滴下来，把衣袖捋上去，露出她一条雪白的手臂。只见那臂膀上的皮肤露出一条一块的紫血斑痕，都可证明她后娘的毒手了，把她的皮肤拧得积住了血。老妇人看了，禁不住两个烂红眼渗出了泪水，提起衣襟子赶快擦眼睛，说：

“以后你再也不要回去了，就在我们家里住着吧。”

“我老爷说叫我跟着他吃饭。”

“嗯，那也好。若是他那里不方便，就到我们家里吃。我们家里虽说没有好的给你吃，粗糠烂菜还有的，你和这几个姐姐们在一起，也不会闷得慌。”

这时候，在前面用瓢子舀水的春絮、成湘两位姐姐，也都把瓢子放下跑过来，高兴地叫着：

“小箍儿来啦！……”

春絮和成湘两位姐姐跑到她跟前，又是一阵问长问短，问她后娘打她骂她的情况，小箍儿都一一回答了，大家才又平息下去，恢复了插红薯秧的工作。

这天中午，老妇人与冬霞回家去烧中饭，小箍儿也跟她俩回家来。只见送小箍儿的驴车，停在她们宅子的前院里，老驴被拴在大车后面在嚼草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到处都堆着干草垛子，秫秸竖靠着土墙。老妇人坐在堂屋里，拉着风箱烧干草秸，冬霞洗菜、切萝卜、下米。老妇人一面拉着风箱，用棍子搅着灶膛里的草柴，一面问着小箍儿在家里干些什么事。

“我在家里，整天替她看着梨树林。这还不算，一面看着梨子，一面还要替她纳鞋底子。她每天都跑去数数那树上的梨子少了没有，若少了一个，我就又挨她的拧了。”

“我的老天爷爷，这样的女人，死也要挨雷击的。”老妇人用棍子搅着灶膛里的火说：“你老爷知道这事么？他怎么说的？”

小箍儿走进堂屋里，倚了房门侧着头说：

“我老爷说，再也不叫我回她家门去了。”

小箍儿说完，便走进里间屋去，看冬霞姐姐在案板上擀杂面。冬霞那乌黑丰满的头发，扎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，两只手不停地滚推着案板上的擀杖子。她那张瓜子形小脸蛋白中透红，薄薄的小嘴唇颤抖着。小箍儿望着她那灵巧的两只手，把一块杂面团擀得比案板还大，纸一般薄。随后只见她拿起刀，嗤嗤几声，把那张面叶子划开几片，折起来，飞起了刀，把面片切成棉线一般细的面条。箍儿的两眼望得呆了，不禁吐出一口长气，说：

“冬霞姐姐的手真巧呀，面片子擀得象灯花纸那么薄，这打死我也不会的。”

冬霞翘开小嘴唇笑了，望了一下小箍儿，嘴里又禁不住嘻嘻一阵，说：

“擀惯了。一年三百六十日，这擀片子的事都是我做，就不

觉得难。”冬霞眼睛也不望一下手下的面片，刀子仍在飞舞，喳喳地切着，就如闹着玩一般，望着小箍儿，“这以后你不去了，我可教会你的。”

小箍儿抿起嘴唇笑了。她那宽脸蛋子绯红，嘴唇抿起来，很象一张失落了牙的老婆儿嘴。眯起来的一双眼睛，只望着冬霞姐姐手里跳跃的刀、被切开的那一叠一叠纤细的杂面条。

二

外甥女小箍儿的到来，给全云庆这个贫寒的家庭，添来不少生趣。虽说小箍儿不在全云庆家里吃饭，但仍是过来帮助他们下田浇水、改畦嘴、撩领水沟的阻泥。小箍儿因从小丧失母亲，没有人管束她缠脚，又被她后母罚过苦力，那两双手脚片非常大，什么男汉的粗活她都可以干得来。她虽较比这里的姐妹们年纪都小，但力气与身量都比她们大。拿她一条粗壮得似小牛一般的身腰来说，她这几个表姐们谁都赶不上她。正因为她身体健壮，在田里做活多，绣房中的针线活便赶不上她的表姐们了。她的头发又稀又薄，结成一根鹊雀尾巴似的小辫子；脸色黑黑的，皮肤被太阳晒得象男人的一般粗糙；穿一身花条子衣服，一双大紫鞋，走路的姿态很不美观。但全云庆却很喜欢这个结实的外甥女，因为她代替了他几乎一半的劳力，较比他自己的女儿能干得多了。

翌日，是个阴雨霏微的天儿，大地上那闷热的空气消散了，烈日被暗云遮住，气候立刻变得阴凉，地下泥湿污滑的。这是全云庆的好运气，他不必再从水井里一罐一罐地浇水，只把红薯秧子往那雨淋湿的坑窝中用手指头压下去，把堤埂上的坑窝用手扑平，就完了。这一日，在微雨淋濯中，一家人特别紧张起来。这几个姐妹们，每个人头上顶了一块破麻包片子，连背一齐盖住，有的插秧子，有的扑泥土坑。小箍儿也过来帮忙，她脱光了两只脚，踏在泥里，头顶上只蒙了一块布巾，很快地追随在后面扑泥，一会，她全身的衣服都被雨淋湿透了，还是不停地干活。

老妇人却叹起气来了。她抬起了那张皱褶多愁的紫黑脸，跪在

地下的双膝都是泥。她呻吟着说：

“哎哟，好腰疼。我生盛地得了这个病根子，见不得风雨潮湿。一受凉，它就疼得象断了骨头。……”

在她身边插秧子的姹仙，听见母亲的呻吟声，便站起身子，露着一副同情的脸色，望着母亲说：

“娘，你歇歇去吧，到大柳树下去避避雨吧。这里这么多人，一会就压完的。”

“不，不要紧的。哎哟，……一会疼过去就好的。……”

老妇人的衣服滚满了泥，象一个从高空摔下来的残废者。她那两只缠死的脚站都站不起来了，最后便坐在污湿的泥泞里，仍是呻吟着，但是两手又伸出去，扶平她身体近旁的土埂上已经插了秧子的泥坑。

空中的暗云更低了。突然一阵骤雨，噼噼啪啪落下来，雨点又大又密，一阵子过去，四周空阔的大野里弥漫着烟气，那每条土沟里立刻都积存起水，在冒着细泡。每个人的衣服鞋袜都被雨淋湿了。已经插在埂儿上的红薯秧子，经过雨水的淋洒，竖直起茎子，叶儿也挺拔起来了。四处的麦丛、初出的高粱苗、豆棵子，与低沉的云气连接着，大地上一切都仿佛被云气掩盖了。

一会，这阵低沉的云气溜过去，细雨仍在飞飘，匍匐在这片田沟里插秧子的人们，衣服被淋得都象水鸡一般。只有盛地和全云庆父子俩，因头上戴着斗笠，身体似乎没有挨到雨淋。但是精光着身子的盛地，怎经得住雨后寒气的侵袭，早已挺直了小身子，两手搂在一起，喊叫着冷了。

“冷，穿衣服去。”全云庆不耐烦地说。

盛地虽然不害怕别的人，但对父亲的严肃态度，和他那可怕的声调，都觉得他是个不能随便就说笑的人。在劳动中，一有全云庆这个沉默板滞的人参加，便没有一个人敢谈话说笑了，每个人都感到沉闷无趣。姹仙担心父亲性情发作，会打盛地；母亲又要

因此生气，病会加重，她斜着眼睛对弟弟盛地示意，小声说：

“爹爹叫你去穿衣服，你快去呀，衣服在井台子上，柳罐扣着呢。”

盛地顶着一个大草帽，悄悄地向井台子那里溜去了。

姹仙听得母亲仍在呻吟不已，担心着母亲身体不好，又回过头来对母亲说：

“娘，这会子天气凉啦，你腰疼，若再受了风寒，会更厉害。你回家去歇歇吧。”

老妇人全身的衣服都弄上泥泞，头顶上的破麻袋湿透了，实在忍受不住雨后凉气的侵袭，听了姹仙的话，便扯起背后湿透的麻袋片揩了揩手掌上的泥，挺起颤抖的身子准备回家去了。临走时，又回过头对全云庆说：

“今儿若压不完，就等明儿再压，别把孩子们都累病了。”

全云庆遇到这样压红薯秧的好时运，怎能轻易放过？一向他就有活干不完不罢休的习惯。老婆子的呻吟，早已惹得他心里有些厌烦了，听她又来阻碍他的工作，他有些动火，他象一只野兽一般狂叫道：

“你走你的，别管这些！”

说完，全云庆脸上绷起许多横肉，脸孔拉得长长的，不看她的脸，又低下头去用泥手扑着土埂。

老妇人受到全云庆的吼叫，心里更加沉重，忍着一口气，慢慢向地头的大车路上走去，呻吟声渐渐消失在远处了。

细雨照旧飞飘着，天空被阴暗的云气所蒙遮，旷野都是泥湿的，植物们受着雨水滋润，都挺直了叶子迎风飘抖，路旁的古柳发出淅淅声。从刚才老妇人与全云庆一片争吵的情景，更使扑在泥田里插秧扶埂的姐妹们感到压迫和沉闷。除了手掌拍打泥土，秧子被手指压下泥坑去，便是这单调不变的细雨濯着四处的苗叶窸窣的响声，别的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
成湘和春絮两个人的裤腿和鞋袜都浸了泥泞。她俩本来喜欢谈话、说笑，如今被这沉闷的空气压得只是叹气，吸清鼻涕。春絮时时把头扭过看看身旁赤裸着两只大脚板的小箍儿。看她手脚的动作，有时便忍不住嗤嗤小声笑起来。但想起了父亲的面孔，笑声便立刻又压下去。

天空中突然吹来一阵风，阴暗的云气被吹散了。初夏多变的气候，太阳一露出来，蒸晒着大地，立刻又闷燥起来。然而，恰在这时刻，全云庆家这一大块红薯田，也都插完了。那几位姐妹和盛地，才得有喘口气的机会。但紧跟着来的，是那使人紧张疲劳的麦秋，如今又要开始准备了。

天气逐渐增加着热度，大地上早已被暴日蒸烤得龟裂开缝口，田里的麦穗子也都晒得焦黄透熟了。

全云庆鞭策着老牛，拖着石碌碡到村郊去碾麦场。春絮跟去帮助父亲往干燥的场面泼水，再垫上一层茅草，以免泥水贴沾碌碡。然后便牵着老牛的缰绳，在那泼了水垫过草的麦场上打旋子。全云庆头上戴了草笠子，在烈日蒸晒之下，光着紫红的胸背，汗水从脸颈溢下去。他鞭策着老牛的脊背和屁股，老牛剪起尾巴，拖着吱呢呢的石碌碡，转着无变化的圈子。春絮呢，她头上顶了一块蓝布遮太阳，一身花条子粗布衣服被汗水浸透，穿着一双绿鞋子，用木杈松开贴住场面的茅草。

老娘病倒在家中的土炕上，因为那一次插红薯秧吹着风，把她产期中的旧病吹犯了，腰疼得象被切断了身子一般。她整日整夜在土炕上辗转反侧，呻吟哭叫。姪仙和冬霞守在她面前落泪，时不时替她用手揉按一会腰。但是，揉按有什么用呢？疼处仍似切断了一般。

“请个先生来看看吧，娘？”姪仙眼睛里含着泪花，鼻子酸溜溜地望着母亲说。

“从哪儿去请先生呢？现在正是麦忙的时候，人家都要拔麦子